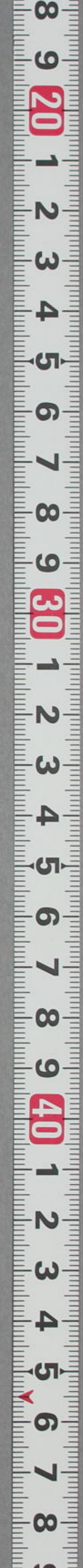




15
1222
3



門 15
號 1222
卷 3

Caito

Shenkech.

沙多去陳振和

陳振和

次之



五雜組卷之三

地部一

陳留謝肇淛著

天有九野地有九州然吾以為分野之說最為
渺茫無據何者九州之畫始自禹貢上溯開闢
之初不知幾甲子矣豈天於斯時始有分野耶
九州之於天地間纔十之一耳人有華夷之別
而自天視之覆露均也何獨詳於九州而略於
四裔耶李淳風謂華夏為四交之中當一儀之

五雜組

正四夷炎涼氣偏鳥語獸心豈得同日而語然
荆蠻閩越六詔安南皆昔爲蠻夷今入中國分
野豈因之而加增耶至於五胡蒙古奄有天下
莫非夷也何獨詳於此而略於彼耶歷攷前代
五行志某星變則某郡國當其咎然不驗者什
常七八也况近來山河破碎愈無定則矣

天無私覆地無私載今分野以五星二十八宿
皆在中國僅以畢昴二星管四夷異域計中國
之地僅十之一而星文獨占十之九也偏僻甚

矣

禹使太章步東極至於西極一億二萬二千五
百里使豎亥步北極至於南極如之則中國之
地僅一十之一也

禹別天下爲九州三代因之秦分天下爲二十
六郡漢分爲十三部一部六郡晉分爲十五道
唐十道宋四京二十二路元十一省二十二道
國朝兩京十四省後因葉安南實十三省也郡
共一百六十州二百二十四縣共一千一百一

伏羲神農都陳黃帝都涿鹿堯都平陽舜都蒲坂大聖人之建都固在德而不在險要亦當時水土未平規制粗定茅茨土階非有百雉九重之制紵衣鼓琴亦無瓊林大盈之藏而每歲省方坐不安席蓋亦以天下為家之意不必擇土而安也至於三代德不及堯舜而亂賊漸萌於是不得不相地定鼎據上游之勝以控制天下禹都安邑其後太康失國遷徙不可考湯都亳

邑至盤庚七遷皆苟且以便民非若後世建都之難也周公定鼎郊廓始為萬年不拔之基而以洛邑為朝會之所蓋亦以防備不虞知後世子孫必有不能守其故業者矣此亦堪輿家之鼻祖也

殷世常苦河患故自仲丁至盤庚或遷敖或遷相或遷耿或渡河而南或踰河而北當時不聞其求治河之方而但遷徙以避之計遷徙不費於開鑿而民未稠密河亦不大害民也周世絕

五經綱目 卷三
不聞河患但苦戎狄蓋關中之地已近邊塞矣
當時燕晉代秦諸國諸侯各自守其地以禦夷
而區區天子之都竟不能守而以予秦使得成
帝業豈非天哉

古今建都形勝之地無有踰關中者蓋其表裏
山河百二重關進可以攻退可以守治可以控
制中外亂可以閉關自守無論汴京卽洛陽不
及也江南之地則惟有金陵耳
帝王建都其太勢在據天下之吭又其太要則

在鎮遏戎狄使聲息相近動不得逞關中逼近
西戎故唐時回紇吐蕃出其不意便至渭橋漢
時灞上細柳連營天子至親勞軍蓋當時西虜
似強於北也至宋時幽燕十六州已爲契丹所
據則自河南入江淮其勢甚便不得不都汴京
以鎮之使當時從晉王言都關中則畫淮爲界
不至紹興而始見矣汴京旣失江北不可守其
勢不得不阻江爲固鎮江則太逼杭州則太遠
險而可守孰有出建康之上者故李綱宗澤惓

倦以爲請而不見聽從惜哉

高宗之都臨安不過資西湖之繁華耳然亦辦
四明航海一條走路也臨安雖有山有水然其
氣散而不聚四面受攻無險可憑元兵從湖州
間道入如無人之境耳雖興亡有數而亦地利
之不固也建康外以淮爲障內以江爲藩雖中
主庸將足以自守曹丕臨廣陵欲渡者數矣竟
嘆天塹之不可越符堅陷盱眙而東沿江列戍
朝野震恐謝玄二戰二捷楊俱難等奔喙不暇

其後若盧循乘虛直搗蔣山居民荷擔而立孟
景望風自裁自謂天下事定矣而不能當壽奴
之一炬蕭軌任約以十萬勅卒奄至雞山據北
郊壇剝林以虜何急也霸先從容談笑俘四十
六將軍於幕下若探囊取物此豈智愚之懸絕
若是哉川陸之長技既異主客之勞逸頓殊一
夫當關萬人莫敢誰何其勢居然也故六朝相
承二百餘載莫強於秦符堅莫盛於魏道武而
卒不能遂混一之志良有以矣

五經總論 卷三十一 五
以我カ 國家之勢論之不得不都燕蓋山後十
六州自石晉乎秋幾五百年彼且自以為故物
矣一旦還之中國彼肯甘心而已耶其乘間伺
隙無日不在胸中也且近來北韃之勢強於西
戎若都建康是棄江北矣若都洛陽關中是棄
燕雲矣故定鼎於燕不獨扼天下之吭亦且制
戎虜之命ヲ 成祖之神謀睿略豈凡近所能窺
測哉

我カ 太祖之定都建康也蓋當時起兵江左自

南趨北不得不據第一上流以為根本之地而
後命將出師鞭笞羣雄此亦高光之關中河內
也當時角逐者惟張士誠陳友諒一人耳然姑
蘇勢狹而無險可據武昌地瘠而四面受敵其
形勝已不相若矣而况材智規摹又相去萬萬
哉宜其折北而不支也

太祖既逐胡元命 燕王鎮守北平蓋隱然以
北門鎖鑰付之矣當時親王握重兵節制有司
大率如漢初七國故事而 燕王之英武雄略

王莽傳 卷三十一
九
豈久在人下者使當時不封燕縱得守臣節不
興靖難之師而北虜乘間竊發燕雲終非國
家有也故太祖之封燕王與文皇之定
都於燕其遠見皆相符契矣

燕山建都自古未嘗有此議也豈以其地逼近
邊塞耶自今觀之居庸障其背河濟襟其前山
海扼其左紫荆控其右雄山高峙流河如帶誠
天造地設以待我國家者且京師建極如人
之元首然後須枕藉而前須懸遠自燕而南直

抵徐淮沃野千里齊晉為肩吳楚為腹閩廣為
足浙海東環滇蜀西抱真所謂扼天下之吭而
拊其背者也且其氣勢之雄大規摹之弘遠視
之建康偏安之地固已天淵矣國祚悠久非
偶然也

遼金及元皆都燕山而制度文物金為最盛今
禁中梳粧臺瓊花島及小海南海等處皆金物
也元冬春則居燕夏秋則如上都畏熱故也惟
其有兩都故王師一至即時北遁而山後十

五經總義 卷三
六州四五百年始見天日非偶然也
周時洛邑爲天下之中今天下之勢則似荆襄
爲正中蓋幅員廣狹固自不同也然所貴於中
者取其便朝會耳若以建都譬之元首在腹何
以居重馭輕哉

幽州有黍谷相傳鄒衍吹律之所蓋當時以爲
極寒之地矣若以今之寧夏臨洮諸邊較之其
寒奚止十倍而已今燕山寒暑氣候與江南差
無大異且以邊場戎馬之地一旦變爲冠裳禮

樂之會固宜天地之氣亦隨之變更耳
恒山爲北岳卽今真定是也或云北岳不可卽
其一石飛至陽曲故於陽曲立廟遙祭之實非
岳也按水經恒山謂之玄岳周官并州其鎮山
曰恒山管子云其山北臨代南俯趙東接河海
之間其在今之定州無疑矣何必求之沙漠之
外哉

五嶽者中國之五嶽也隨其幅員就其方位而
封之耳三代洛邑爲天地之中南不過楚北不

過燕東不過齊西不過秦故以嵩山爲中岳而
衡岱恒華各因其地封之以爲鎮山若後世幅
員既廣方位稍殊卽更而易之亦無不可固不
必拘拘三代之制也

以今天下之勢論之當以天壽山爲北岳羅浮
爲南岳鍾山爲東岳點蒼爲西岳衡霍爲中岳
其間相去各四五千里亦足以表至大之城示
無外之觀此非拘儒俗士所能與議也
京師風氣悍勁其人尚鬪而不勤本業今因

帝都所在萬國梯航鱗次畢集然市肆貿遷皆
四遠之貨奔走射利皆五方之民土人則游手
度日苟且延生而已不知當時慷慨悲歌游俠
之士今皆安在陵谷之變良不虛也

燕雲只有四種人多菴豎多於縉紳婦女多於
男子娼妓多於良家乞丐多於商賈至於市陌
之風塵輪蹄之紛糝奸盜之叢錯駟僮之出沒
蓋盡人間不美之俗不良之輩而京師皆有之
殆古之所謂陸海者昔人謂不如是不足爲京

五經集解 卷之三 九
都其言亦近之矣

長安有諺語曰天無時不風地無處不塵物無所不有人無所不為

紺珠集云東南天地之奧藏其地寬柔而卑其土薄其水淺其生物滋其財富其人剽而不重靡食而偷生其土懦弱而少剛幹之則服西北天地之勁力雄尊而嚴其土高其水寒其生物寡其財確其人毅而近愚食淡而輕生士沉厚而慧撓之不屈此數語足盡南北之風氣至矣

大略不其異也但南方士風近稍儻悍耳

今國家燕都可謂百一山河天府之國但其間有少不便者漕粟仰給東南耳運河自江而淮自淮而黃自黃而汶自汶而衛盈盈衣帶不絕如綫河流一涸則西北之腹盡枵矣元時亦輸粟以供上都其後兼之海運然當羣雄姦命之時烽烟四起運道梗絕惟有束手就困耳此京師之第一當慮者也

今之運道自元始開由濟寧達臨清其有功於

上都不淺而當時已有挑動黃河天下反之議則其勞民傷財亦可知矣但元時尚引曹州黃河之水以濟運道國朝因河屢決泛溢為害遂塞張秋口而自徐至臨清專賴汶泗諸水及泰山萊蕪諸縣源泉以足之諸泉涓涓如綫遇旱輒涸既不可得力而汶河至分水閘又分而為二其勢遂微每二三月間水深不過尺許雖極力挑濬設閘啓閉然僅可支持倘遇一夏無雨則枯為陸矣

運河之開無風波之患誠為良策而因之遂廢海運亦非也海上風濤不虞數歲間一發耳而今運河挑濬之費閘座撈淺之工上自部使者下至州邑倖貳之設其費每歲豈直鉅萬已哉海運一行則諸費盡可省亦使浙直諸軍士因之習於海戰倭寇之來可以截流而禦之自海運廢而士益憚於海矣元時海運有二道而至正十三年千戶殷明略所開新道自浙西至京師不旬日尤為便者所當聞一舉行以濟運河

之不及者也

古者諸侯封國自食其入江北之地如齊晉燕代秦諸國士飽倉盈不聞其仰給於江南也如漢時與楚血戰五載軍士糧餉乃自關中轉輸卽武帝窮兵贖武頻年暴師於外亦不聞其借粟於吳楚也至唐而始有漕運自江而淮自淮而河計米一斛費錢七百然貞觀開元盛時不聞其乏食也至於季世乃有米已至陝吾父子得生之喜豈非內無儲積而枵腹待哺於外哉

宋時汴及臨安地皆咫尺故不聞轉餉之苦今京師三大營九邊數十萬軍升合之餉皆自漕河運致古稱千里運糧士有饑色今乃不啻萬里矣萬一運道有梗何以處之故爲今日計則屯田之策宜行於邊塞而水田之利宜興於西北濱水諸郡縣也屯田之策且畊且守分番上下不惟享其粒食而士亦不至媮惰蓋守禦可以老弱爲藉而力畊則非少壯不能軍將不待汰而精矣且有田則有厓有澮沮如泥濘亦可

杜胡馬奔突之慮其利又不止充口腹已也
齊晉燕秦之地有水去處皆可作水田但北人
懶耳水田自犁地而浸種而插秧而薅草而車
耨從夏訖秋無一息得暇逸而其收穫亦倍余
在濟南華不注山下見十數頃水田其膏腴茂
盛逾於南方蓋南方六七月常苦旱而北方不
患無雨故也一策若行十數年間民見利而力
作倉庾充盈便可資漕糧之半卽四方有警而
西北人心不至搖動京師益安於泰山矣

黃河之水若引之以灌田廣開溝洫以殺其勢
而其未流通之運道以濟汶泗之渴使之散漫
紆迴從容達淮入海不但漕運有裨而陵寢
亦無虞矣

禹之治水一意視水之所歸而巳隨山刊木鑿
隧通道惟使水得所之而止無他顧慮也白圭
戰國之時各有分界動起爭端能以鄰國爲壑
而鄰國不知有水患不可謂之非奇功也至於
今日則上護陵寢恐其滿而溢中護運道恐

其洩而淤下護城郭人民恐其湮汨而生謗怨
水本東而抑使西水本南而強使北且一事未
成百議蜂起小有利害人言叢至雖百神禹其
如河何哉王敬美贈潘司空詩有云堅排衆議
難於水亦有激哉其言之也

黃河行徙似有神導之有非人力所與者然處
置得宜精誠所格亦可轉移若漢武沉璧卒塞
瓠子是也萬曆間以寶應湖之險別開裏湖以
避之既開而水不往注如是者二年一夜聞風

雨聲甚厲比曉視之水已徙矣

善治水者就下之外無它策也但古之治水者
一意導水視其勢之所趨而引之耳今之治水
者既懼傷田廬又恐壞城郭既恐妨運道又恐
驚陵寢既恐延日月又欲省金錢甚至異地之
官競護其界異職之使各爭其利議論無畫一
之條利病無審酌之見幸而苟且成功足矣欲
保百年無事安可得乎

當河決歸德時所害地方不多時議皆欲勿塞

五經絲 卷三
而相國沈公恐貽桑梓之患故山東河南一中
丞議論不合而廷推卽以河南中丞總督河道
不使齊人有異議也既開新河而初開之處深
廣如式迤邐而南反淺而狹議者又私憂之下
流反淺何以能行况所決河廣八十餘丈而新
開僅三十丈勢必不能容泛溢之患在所不免
而一董役者奏記督府若河流既迴勢若雷霆
藉其自然之勢以衝之何患淺者之不深乎督
府大以爲然遂下令放水不知黃河濁流下皆

泥沙流勢稍緩下已淤過半矣一夕水漲魚臺
單縣豐沛之間皆爲魚鱉督府聞之驚悸暴卒
此亦宋慶曆間李仲昌之覆轍也
治河猶禦敵也臨機應變豈可限以歲月以趙
營平老將滅一小羌猶欲屯田持久俟其自敗
癸卯開河之役聚二十州縣正官於河塽自秋
徂冬不得休息每縣發丁夫三千月給其直二
千餘金而里排親戚之運糧行裝不與焉蓋河
濱薪草米麥一無所有衣食之具皆自家中運

致兩岸屯聚計三十餘萬人穢氣薰蒸死者相枕藉一丁死則行縣補其缺及春疫氣復發先後死者十餘萬而河南界尤甚役者度日如歲安能復計久遠况監司催督嚴急惟欲速成宜其草菅民命而迄無成功也

輿地有南戒北戒之說北戒自積石終南負地絡之陰東及太華踰河並雷首砥柱王屋太行北抵常山之右乃東循塞垣至穢貊朝鮮是謂北紀所以限戎狄也南戒自岷山嶓冢負地絡

之陽東及太華連商山熊耳外方桐栢逾江漢荆山至於衡陽乃東循嶺徼達於甌閩是謂南紀所以限蠻夷也此天下之大勢也

今中國之勢惟河與海環而抱之河源出崑崙星宿海蓋極西南之方其流北行經洮州又東北越亂山中過寧夏出塞外始折而南入中國至砥柱折而東經中州至呂梁犇而入淮直抵海口海則從遼東朝鮮極東北界迤邐而南經三吳甌閩折而西直抵安南暹羅滇洱之界蓋

其西南盡頭去星宿海亦當不遠矣西北想亦
當有大海環於地外但中國之人耳目所未到
也

以中國之水論之淮以北之水河爲大而泚也
潁也汴也汶也泗也衛也漳也濟也潞也潯沱
也灤也沁也洮也渭也皆附於河者也淮以北
江爲大而吳也越也錢唐也曹娥也螺女也章
貢也漢也湘也賀也左蠡也富良也瀾滄也皆
附於江者也至其支流小派北以河名而南以

江名者尚不可勝計也而淮界其中道南北之
流而會之以入於海故謂之淮淮者滙也四瀆
之尊淮居一焉淮之視江河漢大小懸絕而與
之並列者以其界南北而別江河也

禹九河故道今傳其名尚有存者徒駭在滄州
太史在南皮縣之北馬頰在東光縣界胡蘇在
慶雲縣西南簡潔俱在南皮城外鈎盤在獻縣
東南禹津在慶雲又云在樂陵縣考之於書多
與今不相合酈道元謂九河碣石皆淪於海此

蓋後世新河傳以舊名耳今又將併其新者而湮塞之矣

滄州鹽山縣有非城一名千童城相傳徐福將童男女千人入海僑居於此但不知福當時從天津入海耶從膠萊入海耶考始皇既並渤海以東過黃腫窮成山登之梁立石瑯琊而後遣徐市等入海其不由鹽山明甚後人以其近海戲為此名耳

南皮舊城一名石崇城崇故居遺址猶在其路

西有小阜則范丹宅也一入生同里閭乃一貧一富大相懸絕如此及異代之後荒丘衰草又復同歸於盡丹未見不足而崇未見有餘也且丹以廉得名而崇以財殺身所謂身名俱泰者安在哉每一過之令人憮然

京師北三山大石窩水中產白石如玉專以供太內及陵寢堦砌欄楯之用柔而易琢鏤為龍鳳芝草之形採盡復生昔人謂愚父所藏燕石當卽此耶

三國時諺曰寧飲建業水不食武昌魚蓋建業死不止武昌居蓋當時形勝自是建業爲上游而文物之繁麗沃野之富饒又所不論也鐘山龍蟠石城虎踞帝王之都諸葛武侯已稱之矣但孫氏及晉不過百年宋齊梁陳爲祚愈促我太祖定鼎創業將垂萬禩而再世之後竟復北遷豈王氣之有限耶抑終是偏安之勢非一統之規也

金陵規模稍狹鐘山太過而長江又太過前無餘地覺無繇遠氣象其大略彷彿甚似閩中但閩又較偏一隅耳

金陵鐘山百里外望之紫氣浮動鬱鬱葱葱太祖孝陵在焉知王氣之未艾也又城中民居凡有小樓東北望無不見鐘山者其他四遠諸山重沓環抱劉禹錫詩山圍故國周遭在高季迪曰下有山皆繞郭是也但有牛首一山背城而外向然使此山亦內繞則無復出氣不成都矣

五經通義 卷三
建業之似閩中有二城中之山半截郭外一也
大江數重環繞如帶一也四面諸山環拱會城
三也金陵以二吳爲東門楚蜀爲西戶閩中以
吳越爲北門嶺表爲南府至於阻險自固金陵
則藉水閩中則藉山若夫干戈擾攘之際金陵
爲必爭之地閩可畢世不被兵也
近人有謂金陵山形散而不聚江流去而不留
非帝王都也其言固似太過但天下如人一身
帝都不在元首亦當在胸今大一統之時金陵

在左腋下何以運四方乎天之北極人君之位
也必正中而近北則今日之燕京近之矣江左
六朝失淮以北則又建康爲上游且相承正朔
二百餘載矣何不可都之有

金陵南門名曰聚寶相傳洪武初沈萬二所築
也沈之富甲於江南太祖令築東南諸城西
北者未就而沈工已竣矣太祖屢欲殺之人
言其家有聚寶盆故能致富沈遂聲言以盆埋
城門下以鎮王氣故以名門云迤東有賽公橋

五雜俎 卷三
云沈造數橋自以為能，詔其子婦，婦志自出已財為之，其宏麗工緻又倍於沈，故以賽公名也。沈後以事編置雲南，子孫仍富，或言其有點化之術耳。
金陵諸勝如鳳皇臺、杏花村、雨花臺，皆一坏黃土耳。惟攝山、石灰牛首諸寺宏麗無恙。城中之寺莫飭於瓦棺城外之寺，莫雄於天界。至於長干一壘，叢林相續，金碧照目，梵唄聒耳，即西湖之繁華，長安之壯麗，未有以敵此者也。

余承乏留都，比部留都二法司省寺獨在太平門外，左鐘山而右玄武湖，出門太平堤，逶迤一里許，春花夏鳥，秋月冬雪，四時景光皆足娛人，緩轡徐行，晨入西出，嘯歌自足，忘其署之冷也。嗣是移官職，方徙北水部，衮衮馬頭塵，匆匆駒隙影，耳追思曩者閒心樂地，詎可復得。故今宦者謂留都為仙吏，而留都諸曹中司寇之屬尤為神仙也，然不可為巧宦者道也。
金陵有莫愁湖、莫愁石城，女子非石頭城也。石

城在古爲復州郢中今之承天府是也且與襄陽估客同爲一事今人誤以爲石頭城故并其湖而妄名之耳

雨花臺下一派沙土中常有五色石子狀如靺鞨青碧紅綠不等亦有極通明可愛者不減寶石也甬後行人往往拾得之豈當時天所雨花其精氣凝而爲石耶

牛首山寺窓中見塔影閉門則影從門罅入其影倒見尖反向門塔相去甚遠此理之不可曉

者何處無塔何處無窓隙而塔影未必入卽入而未必倒也

靈谷寺乃太祖改葬寶誌之所規制甚麗中殿無梁云猶是六朝所建也有琵琶谷拍手輒鳴作琵琶聲寺原有松十萬株近爲僧衆所盜以刀刻其皮一周無何則枯死輒報官而薪之今所在不能十之一也

太祖於金陵建十六樓以處官伎曰來賓曰重譯曰清江曰石城曰鶴鳴曰醉仙曰樂民曰集

賢曰謳歌曰鼓腹曰輕烟曰淡粉曰梅妍曰柳
翠曰南市曰北市蓋當時縉紳通得用官伎如
宋時事不惟見盛時文罔之踈亦足見昇平歡
樂之象今時刑法日密吏治日操切而粉黛歌
舞之輩亦幾無以自存非復盛時景象矣王百
穀送王元美詩云最是傷心桃葉渡春來聞說
雀堪羅語雖不典然實關於國家興衰之兆非
浪語也

金陵秦淮一帶夾岸樓閣中流簫鼓日夜不絕

蓋其繁華佳麗自六朝以來已然矣杜牧詩云
商女不知亡國恨隔江猶唱後庭花夫國之興
亡豈關於遊人歌妓哉六朝以盤樂亡而東漢
以節義宋人以理學亦卒歸於亡耳但使國家
承平管絃之聲不絕亦足粧點太平良勝悲苦
呻吟之聲也

金陵街道極寬廣雖九軌可容近來生齒漸蕃
民居日密稍稍侵官道以爲屢肆此亦必然之
勢也天造草昧兵火之後餘地自多奕世承平

戶口數倍豈能於屋上架屋必蠶食而充拓之
官府又何愛此無用之地而不令百姓之熙熙
穰穰也近來一二為政者苦欲復當時之故基
民居官署槩欲拆毀使流離載道瓦礫極目不
祥之兆莫大焉

姑蘇雖霸國之餘習山海之厚利然其人儇巧
而俗侈靡不惟不可都亦不可居也士子習於
周旋文飾俯仰應對嫻熟至不可耐而市井小
人百虛一實舞文狙詐不事本業蓋視四方之

人皆以為椎魯可笑而獨擅巧勝之名殊不知
其巧者乃所以為拙也

三吳賦稅之重甲於天下一縣可敵江北一大
郡破家亡身者往往有之而閭閻不困者何也
蓋其山海之利所入不貲而人之射利無微不
析真所謂彌天之網竟罃之罟獸盡於山魚窮
於澤者矣其人亦生而辯哲即窮巷下傭無不
能言語進退者亦其風氣使然也

洞庭西山出太湖石黑質白理高逾尋丈峰巒

窟穴賸有天然之致不脛而走四方其價佳者
百金券亦不下十數金園池中必不可無之物
而吾閩中尤艱得之蓋阻於山嶺非海運不能
致耳崑山石類刻玉然不過二三尺而止案頭
物也靈璧石扣之有聲而佳者愈不可得宋葉
少林自言過靈璧得石四尺許以八百金市之
其貴亦甚矣今時靈璧無有高四尺者亦無有
八百金之石也

滇中大理石石白黑分明大者七八尺作屏風價

有值百餘金者然大理之貴亦以其處遐荒至
中原甚費力身彭城山上有花斑石紋如竹葉
甚佳而土人不知貴若取以為几殊不裕也

吾閩玉華洞石似崑山而精瑩過之小者如拳
大者一二尺許然多止一而面而其背蝕土者
殊粗若得四面如一無粗石皮傳之其價亦不
賈也

永安溪中出石多如懸崖倒覆之狀土人就其
勢少加斲削置之庭前亦自奇絕高者五六尺

許但色枯而不吸水故不能生苔作綠沉色以此減價耳

閩中白沙溪北有溫泉焉地名湯院山上出石脆而易琢粗而茲木窟宅峰巒礧之奇不可名狀閩人園中常以此代太湖然太湖終見石質而湯院歲久苔滋草生蒼藟其上竟可作小山矣

嶺南英石出英德縣峰巒聳秀巖竇分明無斧鑿痕有金石聲置之齋中亦一奇品但高大者

不可易致

金陵鳳凰臺上有奇石丈許相傳李太白物好事者又刻太白鳳凰臺詩於上蓋亦宋人墨蹟也楚陳玉叔官金陵昇以歸舟至采石大風浪作舟竟覆石沉焉豈謫仙之英魂不欲此石落他人之手耶亦異矣

李德裕云以吾平泉一草一石與人者非子孫也余謂富貴之家脩飾園沼必竭其物力招致四方之奇樹怪石窮極志願而後已其得之也

既難則其臨終之時必然留連眷戀而懼子孫
之不能守也豈知子孫之賢不肖志趣迥別卽
千言萬語安能禁其不與人哉况富貴權力一
日屬之他人有欲不與人而不可得者其爲惑
茲甚矣余治小圃不費難得之物每每山行遇
道旁石有姿態者卽覓人舁歸錯置舟竹間久
而雜沓亦覺有郊坳間趣蓋不惟無財可辦亦
使他自易於勅斷不作愛想也
趙南仲愛靈壁一石而命五百卒舁至臨安鄭

璠得象江六恠石而以六十萬錢輦歸榮陽勞
民傷財至於此極何恠良嶽石綱終貽北狩也
以此爲雅不敢謂然

山中石掘置池畔草間自與世間傳翫諸石氣
色不同蓋深山之中受霧露日月之精不爲身
目之娛每至樹木茂密烟靄凝浮一種賞心非
富貴俗子所可與也

酉陽雜俎載利州臨江寺石得之水中初才如
拳置佛殿中石遂長不已經年重四十斤大凡

石在土中水中者皆能長但無如是之速耳余
在閩山中見一石竇穴數尺中空有宋時人題
詩上半截猶可讀下半截已為外面所障其石
一片而生非嵌就者故知石能長無疑也

嶺南有海石如羊肚大者七八尺然無色澤不
足貴閩有浮石亦類羊肚而敗絮其中置之水
中則浮以語它鄉人未必信也

零陵石燕相傳能飛飛即風雨唐詩石燕拂雲
晴亦雨是也然是石質斷無能飛之理謝鴻云

向在鄉中山寺為學見高巖上石有如燕狀者
因以筆記之石為烈日所暴忽有驟雨過石即
衝起往往墜地蓋寒熱相激而迸落非直能飛
也此言足破千古之疑矣山東有陽起石煨為
粉着紙上日中暴熱便能飛起蓋此石為陽精
相感之理固宜爾也其石入藥能壯陽道

管子曰齊之水道躁而復故其民貪麤而好勇
楚之水淖弱而清故其民輕果而賊越之水重
濁而洶故其民愚疾而垢秦之水泔最而稽淤

滯而雜故其民貪戾罔而好事晉之水枯旱而
運淤滯而雜故其民諂諛而葆詐巧佞而好利
燕之水萃下而弱沉滯而雜故其民愚戇而好
貞輕疾而易死宋之水輕勁而清故其民簡易
而好正校之於今亦不甚然矣大抵江北之水
迅激而濁故其人重而悍江南之水委紆而列
故其人緩而巧至於五方之變亦不能有盡符
者人不受命於物也
輕水之人多禿與癭重水之人多腫與雙甘水

之人多好與美辛水之人多疽與瘞苦水之人
多疔與癩余行天下見溪水之人多清鹹水之
人多癭險水之人多癭苦水之人多瘡甘水之
人多壽滕嶧南陽易州之人飲山水者無不患
癭惟自鑿井飲則無患山東兗沿海諸州縣
井泉皆苦其地多鹹飲之久則患瘡惟不食麵
及飲河水則無患此不可不知也
余在東郡久東郡近郭諸泉皆苦衙齋中至無
一草一木卽折楊柳種之亦皆不活所謂不毛

之地也每雨過日曬土花轟起如白鹽者無數
市上麵餅皆苦水所發食之即飲井泉無不生
瘡矣彼中嬰兒殤於此者十常五六而南方人
尤不慣此動罹其禍不可救藥也

易州湖州之鏡阿井之膠成都之錦青州之白
丸子皆以水勝耳至於婦人女子尤關於水蓋
天地之陰氣所凝結也燕趙江漢之女若耶洛
浦之姝古稱絕色必配之以水豈其性固亦有
相宜不聞山中之產佳麗也吾聞建安一派溪

源自武夷九曲來一瀉千里清可以鑒而建陽
士女莫不白皙輕盈即輿僮下賤無有蠢濁肥
黑者豈非山水之故耶

劉伯芻之論水以揚子中泠為第一次之慧山
虎丘丹陽大明淞江淮水為七陸竟陵之品泉
則以康王谷為第一次之瀟水慧山蘭溪以至
於雪水凡二千而揚子中泠屈居第七矣此果
銖稱尺量不易之論耶而所品之外天下又果
無泉可以勝此者耶吾以為一子之論但據生

平耳目之所及者而品第之耳天下中川一百
三十有五小川一千二百五十有一水泉三億
三萬三千五百一十有九而遐荒絕域者不與
焉今以一人之聞見意識遂欲遍第天下之水
何異井蛙管豹之見也

茶經云水品山水爲上江水次之井水爲下此
自是定論然山水須乳泉緩流者又須近人村
落者若深山窮谷之中恐有瘴霧毒蛇不利於
人卽無毒者亦能令人發瘧蓋其氣味與五臟

不相習也奔湍急瀨久飲能令人瘦井水亦有
絕佳者不亞山泉大約江水以甘勝井水以冽
勝山水則兼甘與冽而有之者也

閩地近海井泉多鹹人家惟用雨水烹茶蓋取
其易致而不臭腐然須梅雨者佳江北之雨水
不堪用者屋瓦多糞土也

以余身目所及之泉若中冷錫山等泉人所共
賞者不載若濟南之趵突泉臨淄之孝婦泉青
州之范公泉吳興之半月泉碧浪湖水杭州西

五雜俎 卷三
湖龍井水新安天都之九龍潭水鉛山之石井
寺水觀音洞水武夷之珠簾泉太姥之龍井水
支提之龍潭水閩中鼓山之喝水巖泉冶山之
龍腰水東山之聖泉金陵蔣山之八功德泉攝
山之珍珠泉皆甘冽異常其它難以枚舉但在
窮鄉遐僻無人賞鑑耳

客中若遇無甘泉去處但以苦水烹之數沸後
澄至冷去其泥滓復烹之即甘矣此亦古人煉
炭之法也北方每霖雨時取棊几滑淨者於空

中盛倒入罌中亦與南方用水氣味無別也
人生飯糲糲衣甌毳皆可耐惟無水烹茶殊不
可耐無山水即江水無雨水即河水但不苦鹹
即不失正味矣冰水雖寒不堪烹者不淨也雪
水易腐用水藏久即生子不飲之有河魚之疾
而聞人重之蓋不甚別茶也

凡出師遇深山無泉之處掘井一二丈不得水
者可束蘊火薰之而密覆其上火烟不得出必
尋泉脉隙處潛通即它山數里外泉皆能引而

致之烟通則泉流矣

凡古坑有水處曰膽水無水處曰膽土膽水可以浸銅膽土可以煎銅

天下泉有一勺而不枯不溢者夫不枯易耳其不溢也何故此理之不可曉者余在蔣山見一人泉僅盈椀許吸盡復出閩雪峰有應潮泉亦僅如盃東山聖泉可尺許松根環之千年如一日也然此數者猶泉脉在地中不可見也鼓山鳳尾亭泉初瀉巖下後為神晏喝從山背而下

承一石池方廣不逾七尺水終日奔注其中而不見其溢也愈令人不可解矣

溫泉江北惟驪山沂州有之江南黃山招州有之至吾閩中則多矣吾郡城內外溫泉共十五處而其一在湯門外最小而極熱土人呼為殺狗泉蓋盜狗者常於此治之也晦翁注論語謂魯有溫泉理或然也然晦翁未至魯豈不習閩乎而乃以理斷之何也

大凡溫泉之發源其下必有朱砂或硫黃礬石

蓋天地至陽之精所結也閩中諸泉皆作琉黃
氣甚者薰人不可耐人有疥者浴之輒愈竹木
浸一宿則終不蠹蓋琉黃能殺諸蟲也華清宮
余未之見然李賀詩有華清宮中舉石湯之句
其為礬石無疑矣黃山下者萬曆戊戌秋曾與
同志諸子共浴其中方廣丈許上有石屋覆之
其底皆白沙沙熱足不能久住所浴垢膩自流
於外都不煩人力也亦無琉黃氣相傳朱砂在
其下一日有樵子早過之見泉水赤如血砂片

若桃花者浮滿水面驚恠歸以語人翌日鄰里
競往視之則無所見矣浴久令人骨節怠緩不
收蓋居深山中去城市僻遠非若閩中之穢雜
也

淄澠之合易牙嘗而知之李德裕知石頭城下
水非金山泉陸羽知揚子江臨岸水非南泠蒲
元知涪水與江水之雜皆神鑒也竊恠水之投
水自當混而為一乃揚杓傾盆至半知其自此
始為南泠豈真有限界而不亂耶吾郡海水通

河河淡而海鹹隨潮上下一水之魚交入輒死
迺知水自不混但恐交接之處不能截然耳
登州海上有蜃氣時結為樓臺謂之海市余謂
此海氣非蜃氣也大凡海水之精多結而成形
散而成光凡海中之物得其氣久者皆能變幻
不獨蜃也余家海濱每秋月極明水天一色萬
頃無波海中蚌蛤車螯之屬大者如斗吐珠與
月光相射倏忽吐成城市樓閣截流而渡杳杳
至不可見方沒海濱之人亦習以為常不知異

也至於蚌蛸蚶蠣之屬積殼厨下暗中皆生光
尺許就視之熒熒然其為海水之氣無疑矣
宋時巨室治園作假山多用雄黃焰硝和土築
之蓋雄黃能辟虺蛇焰硝能生烟霧每陰雨之
候雲氣滄鬱如真山矣

假山之戲當在江北無山之所裝點一二以當
卧遊若在南方出門皆真山真水隨意所擇築
菟裘而老馬或映古木或對奇峰或俯清流或
踞磐石主客之景皆佳四時之賞不絕即善繪

者不能圖其一二又何疊石累土之工所敢望乎
假山須用山石大小高下隨宜布置不可斧鑿
蓋石去其皮便枯槁不復潤澤生莓苔也太湖
錦川雖不可無但可粧點一二耳若純是難得
奇品終覺粉飾太勝無復丘壑天然之致矣余
每見人園池踞各山之勝必壅蔽以亭榭粧砌
以文石繚繞以曲房堆疊以尖峰甚至猥聯惡
額累累相望徒滋勝地之不幸貽山靈之嘔噦

耳此非江南之賈豎必江北之闥宦也
西京雜記載茂陵富人袁廣漢築園四五里激
流水注其內構石爲山高十餘丈此假山之始
也然石初不甚擇至宋宣和時朱勔童貫以花
石娛人主意如靈璧一石高至二十餘丈周圍
稱是千夫舁之不動艮嶽一石高四十餘丈封
爲盤固侯石自此重矣李文叔洛陽名園記十
有九所始於富鄭公而終於呂文穆其中多言
花木池臺之盛而其所謂山如王開府宅水北

胡氏一園者皆據嵩少北邙之麓以爲勝則知
時未尚假山也自宣和作俑而後人爭效之然
北人目未見山而不知作南人舍真山而僞爲
之其蔽甚矣

吳中假山土石畢具之外倩一妙手作之及昇
築之費非千金不可然在作者工拙何如工者
事事有致景不重疊石不反背踈密得宜高下
合作人工之中不失天然偏側之地又含野意
勿瑣碎而可厭勿整齊而近俗勿誇多闢麗勿

大巧喪真令人終歲游息而不厭斯得之矣大
率石易得水難得古木大樹尤難得也

王氏弇州園石高者二丈許至毀城門而入然
亦近於淫矣洛陽名園以苗帥者爲第一據稱
大樹百尺對峙望之如山竹萬餘竿有水東來
可浮十石舟有大松七水環繞之卽此數語勝
繁已自壓天下矣乃知古人剗造皆極天然之
致非若今富貴家但闢鉅麗已也

紈袴大賈非無臺沼之樂而不傳於世者不足

傳也拘儒俗吏極意脩飾以自娛奉而中多可
憎者胸無丘壑也文人墨士有魚鳥之致山林
之賞而家徒四壁貧不可為悅也窮鄉渴壤沙
塞陋域空藏白銀而無一竹一石可供吟嘯者
地限之也幸而兼此四者所得於造物侈矣而
猶然逐於聲利耽於仕進生行死歸它人入室
不亦可歎之甚哉

唐裴晉公湖園宏邃勝槩甲於天下司馬溫公
獨樂園卑小不過十數椽然當其功成名遂快

然自適則晉公未始有餘而溫公未始不足也
况以晉公之勳業當時文人已有破盡千家作
一池之誚而溫公之園亦儼然與洛中諸名園
並列而無慙色乃知傳世之具在彼不在此苟
可以自適而止矣不必更求贏餘也

吾閩窮民有以淘沙為業者每得小石有峰巒
巖穴者悉置庭中久之甃土為池壘壘房為山
置石其上作武夷九曲之勢三十六峰森列相
向而書晦翁權歌於上字如蠅頭池如杯盃山

五雜俎 卷三
如筆架水環其中蜺螭爲之舟琢瓦爲之橋殊肖也余謂仙人在雲中下視武夷不過如此以一賤傭乃能匠心經營以娛耳目若此其胸中丘壑不當勝紈袴子十倍耶
名園記水北胡氏園其名皆可笑如其臺四望百餘里縈伊繚洛雲烟掩映使畫工極思不可圖畫而名之曰玩月臺有庵在松檜藤葛之中闕旁牖則臺之所見亦畢備於前而名之曰學古庵乃知此失古人已有之但不如今人之多

耳今人之扁額又非甚不通者但俗惡耳入門曲逕首揭城市山林臨池水檻必曰天光雲影濠濮想多見魚塘水竹居必施筠塢日涉市隱屢見園名環翠來雲皆爲樓額至於俗聯尤不可耐當借咸陽一炬了之耳此失闕最多江右次之吳中差少

余在德平葛尚寶園見木假山一座巖洞峰巒皆木頭壘成不用片石右杯土也余奇而賞之爲再引滿因笑謂葛君歲久而朽柰何答曰此土

中之根非百年不朽也吾園能保百年乎余更賞其達時萬曆壬寅元日也

魏武帝於鄴城西北築三臺中名銅雀南名金虎北名冰井皆高八九丈有屋百餘間今人但知有銅雀而不知更有一臺也

萬曆癸丑四月望日與崔徵仲孝廉登張秋之戊巳山酒間徵以支干命名者徵仲言有子午谷丁戊山二酉室余言秦有子午臺見拾遺記楚有丙穴漢有戊巳校尉又有庚辛之枋甲乙

之帳丙舍子夜甲第辛盤徵仲言有屈戊午道白丁壬人余言尚有乙榜及呼庚癸者時徵仲下第貧之大笑而巳歸途馬上思唐詩有午橋羣吏散亥字老人迎亦可補一闕也

濮州有愁臺陳思王故址也長安有訟臺韋度人所作也楚有思臺樊姬墓也漢有望思臺武帝為戾太子作也有靈夢臺為李夫人作也周有諺臺景王作也諺之為言離也此皆以情名者也

帝王苑囿臺觀之樂誠不能無蓋自土階茅茨不可復得而靈臺靈囿文王之聖也不廢矣如唐太宗之九成宮明皇之驪山溫泉此其樂在山川者也宋高宗壘石以像飛來激水以為冷泉此其樂在工巧者也宣和艮嶽窮極人間恠木奇石珍禽異獸深秋中夜淒涼之聲四徹此其樂在玩物者也始皇阿房千萬間武帝上林苑中離宮七十所煬帝西苑三百里此其樂在宏麗者也東昏為芳樂苑當暑種樹朝種夕死

細草名花至便焦燥紛紛無已山石皆塗采色諸樓壁悉畫男女私褻之像其殺風景甚矣此其所以為東昏也

縉紳喜治第宅亦是一蔽當其壯年歷仕或鞅掌王事或家計未立行樂之光景皆已蹉跎過盡及其官罷年衰囊橐滿盈然後窮極土木廣侈華麗以明得志曾幾何時而溘先朝露矣余鄉一先達起家鄉薦官至太守貲累巨萬家居繕治第宅甲於一郡材具工匠皆越數百里外

致之甫落成而身死妻亦死子女爭奪肉未寒而券入他人之手矣每語子弟可為末鑒也郭汾陽治第謂工人曰好築此牆勿令不牢築者釋錘而對曰數十年來京城達官家牆皆是某所築今某死某亡某敗某絕人自改換牆固無恙今公聞之惕然動心即曰請老噫賢哉工人之言達哉令公之見也

精巧愈甚則失勢之日人之瞰之也愈急是速其敗也價值愈高則貧乏之日人之市之也愈難是益其累也况致富之家多不以道子孫速敗自是常理冷眼旁觀可為嘆息

宋王君貺拜三司方二十七歲即在洛起宅至八十歲而宅終不成子舍早世惟一孫居之不能十分之一富鄭公亦起大宅而無子族子紹定居之而紹定又無子一公皆宋名臣而不能勤破此關况今世哉

古人觀室者周其寢廟又適其偃焉偃者厠也厠雖穢濁之所而古人重之今大江以北人家

不復作廁矣古之人君便必如廁如晉景公如廁陷而卒漢武帝如廁見衛青北齊文宣令宰相楊愔進廁籌非如今淨器之便也但江南作廁皆以與農夫交易江北無水田故糞無所用俟其地上乾然後和土以溉田京師則停溝中俟春而後發之暴日中其穢氣不可近人暴觸之輒病又何如秦廁之便乎
武帝如廁見衛青解者必曲爲之說此殊可笑史之記此政甚言帝之慢大臣以見其敬黯耳

若非溷廁史何必書衛青公主馬前奴也官卽尊貴帝狎之久矣文宣令宰相進廁籌武帝之如廁見大將軍亦何足恠唐郭汾陽將校官至節度使封侯皆趨走執役於前夫人小女至令捧湯持碗則帝之如廁見青固狎愛之至而亦青之所以自全也

石崇廁上有絳紗帳大牀茵褥甚麗兩婢持香囊則帝王之廁可知豈比窮措大糞穢狼藉蛆蛆縱橫者而不可屈大將軍一見乎

閣與閣世人多混用之閣夾室也以板爲之亦樓觀之通名也內則天子之閣左達五右達五蓋古人制此以度飲食之所卽今房中之板閣而後乃廣其制爲天祿凌烟等名或以藏書或以繪像或以爲登眺遊覽之所此樓閣之閣也閣者門旁小戶也漢公孫弘開東閣以延賢人蓋避當門而東向開一小門引賓客以別於官屬卽今官署脚門旁有延賓館是也韓延壽爲太守閉閣思過卽如今閉脚門不聽官屬入耳

唐正衙日喚仗入閣則百官亦隨以入謂之入閣蓋中門不啓而開脚門也然則夾室謂之閣傍門爲之閣義自昭然漢三公黃閣注不敢洞開朱門以別於人主故黃其閣今國家設文淵閣藏書而太學士主之故謂之閣老若以黃閣東閣之義言之亦可謂之閣老耳

爾雅小閨謂之閣閨卽門也故金門亦謂金閨處子謂之閨女以其處門內也今人閨閣槩作閨閣至以朝廷東閣亦巍然揭東閣之額而

不覺其非蓋黃閣老子美詩已誤用之矣今若稱閣下為閣下舉世有不笑之者耶

紫微原為帝星以其政事之所從出故中書省亦謂之紫微而舍人為紫微郎白樂天紫薇花對紫微郎者以其音之偶同戲用之耳今各處藩省多揭紫薇為堂名而叅知署額多稱薇省分署者習而不覺其非也

古者官舍槩謂之省寺漢書何並傳王林卿度涇橋令騎奴還至寺門拔刀剝其建鼓唐制中

書兩府謂之三省宋惟有中書省國朝去中書而外藩司原有行省之設故俗謂之十三省云寺則一上九卿如大理光祿之類蓋亦仍其舊稱而佛宮槩謂之寺矣相傳起於漢明帝崇重佛教化比於公卿之爵故以寺名其居今則非勅賜者不得稱也

孟子德之流行速於置郵而傳命注置驛也郵駟也所以傳命也今人驛與駟多通用而不知其異也按馬傳曰置步傳曰郵置者驛馬也郵

五秦錄 卷三
者鋪遞也既言置又言郵蓋亦當時俗語如今
言驛鋪也至廣雅解云置驛也郵亦驛也則誤
以駟為驛也

古者乘傳皆驛車也史記田橫與客五人乘傳
詣雒陽注四馬高足為置傳四馬中足為馳傳
四馬下足為乘傳然鄭子產乘遽而至則似單
馬騎矣釋文以車曰傳以馬曰遽子產時相鄭
國豈乏車乎懼不及故乘遽其為驛馬無疑矣
漢初尚乘傳車如鄭當時王溫舒皆私具驛馬

後患其不速一槩乘馬矣

閩中方言家中小巷謂之弄南史東昏侯遇弒
於西弄弄即巷也元經世大典謂之火街今京
師訛為衚衕

佛典一弓為四肘五百弓為一拘盧舍王荆公
詩卧占覺間五百弓五百弓四里也今閩中量
田尚用之云四步為一弓而它處人無知之者
此亦古法之遺也又佛地以一畝為雙皇華老
人詩招客先開四十雙是也而今絕無知者

詩及爾同僚左傳同官曰寮注寮小窓也蓋取
同舍之義然古僚通作寮書百僚師師僚之爲
言臣也釋文僚賤隸之稱左傳臬丘人女奔孟
僖子其僚從之則僚不過朋儕之義故其字從
人寮聲詩之所謂同僚者恐亦如是後人見其
從室遂引僧寮緝寮之義以證之不知同寮可
作同僚而僧寮不可作僧僚也

歲時記務本坊西門有鬼市冬夜嘗聞賣乾柴
聲是鬼自爲市也番禺雜記海邊時有鬼市半

夜而合雞鳴而散人與交易多得異物又濟瀆
廟神嘗與人交易以契券投池中金輒如數浮
出牛馬百物皆可假借趙州廉頗墓亦然其鬼
與人市也秦始皇作地市令生人不得欺死人
是人與鬼市也

嶺南之市謂之虛言滿時少虛時多也西蜀謂
之亥亥者亥也亥者滄也言間日一作也山東
人謂之集每集則百貨俱陳四遠競湊大至驟
馬牛羊奴婢妻子小至斗粟尺布必於其日聚

馬謂之趕集嶺南謂之趁虛而嶺南多婦人爲市又一奇也京師朔望及二十五俱於城隍廟爲市它時散處各方而至此且皆合爲一市者亦甚便之而京師間有異物奇寶郎曹入直之暇下馬巡行冠帶相錯不禁也初四十四二十四等日則於東皇城之北有集謂之內市多是內人贏餘之物不及廟中之多也至每年正月十一日起至十八日止則在東華門外迤連極東陳設十餘里謂之燈市凡天下瑰奇鉅麗之

觀畢集於是視廟中又盛矣

燈市雖無所不有然其大端有二一紉素珠玉多宜於婦人一也華麗妝飾多宜於貴戚二也合是則猥雜器用飲食與假古銅器耳余在燕都四度燈市日日遊戲欲覓一古書古畫竟不可得真所謂入寶山而空手却回良以自笑也左傳曰都鄙有章都城郭也鄙鄉村也故都訓美鄙訓俗淮南子曰始乎都者常卒乎鄙亦猶朝市之分君子小人也

